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3)

魏中林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罽龙壳	凌濛初 (1)
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	凌濛初 (22)
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	凌濛初 (47)
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	凌濛初 (75)
侯官县烈女歼仇	天然痴叟 (90)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凌濛初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
且喜无拘无碍。
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
领取而今现在！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？该富的不得富；该贵的不得贵；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，盖不完酱瓿。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，煮不熟饭锅。最是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，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鍾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

奔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！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”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，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，不须经商立业；败坏的，也只消天挣与家园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是命中该穷，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个人，乃宋朝汴京人，姓金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中人，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，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。若是二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，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，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，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。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择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着，恰像欲前不前，相让一般。床前灯光火微明，揭帐

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诸郎君，原无前缘，故此前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，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翻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，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，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，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的？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，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，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；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有失，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未见得。”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儿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，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，买卜先生道：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

是那里来的？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金老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的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，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！消受不得。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，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，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，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，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原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，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无的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；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，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，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。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见人说：“北京扇子好卖”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，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便直上两数银子；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；下等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疹，却在七八月。更加目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‘合而言之’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块，但是有字有画，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，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，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作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，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乾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顽耍去处，少他不

得。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，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，邻近做头的，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想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，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，不耐烦寂寞。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翻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，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，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，文若虚伸手顺袋里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便无缘，

这些人好笑，说道：‘你去’，无不喜欢；说到‘助你’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？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太先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井诸家树；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“广”似曰“难兄”，比“福”亦云“具体”。

原来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软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福橘，播名天下，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

锚，缆好了，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，找寻发货去了。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冲坏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艙板上面，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，一发多了。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。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颤颤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，要买多少？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，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颤了一颤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瓢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在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

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原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龙凤文的，最贵重；其次人物；又次禽兽；又次树木；最下通用的，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一样水草文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，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，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。口中晓晓说：“悔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说：“我每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。”正在议论间，兄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骢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，俺多要买。俺家头目，要买去进奉克汗哩。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自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止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：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做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

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要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！你那东西，肯都与俺了，俺就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有五十二个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个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，看的人见没得买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，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你说错了，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，带去多是绫罗缎疋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？一发百倍了。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量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受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，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反着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又不是这话，也是此人，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过海，等得希烂。即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，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到是你没本钱的，先得了手也！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

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！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在此置货，作价不多，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，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！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甚么？万一如前，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到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带了这些银钱回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”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，约有半月光景。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

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开洋。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朦朧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鸭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；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便来，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迤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迷茫内，未识应

归何国？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？

船上人把船后抛铁锚，将橹橈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看看何碍。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，都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搜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千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，随他同去一番也不妨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，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片，不觉凄然，吊下泪来。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。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，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内，知他命里是我的？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的哩。”正在感怆，抬头望去，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，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船上人那里曾看见，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，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多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！”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走至船边，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跔了绰

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。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？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，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：“是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用，只是希罕。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；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

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：“到家时，有人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个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我，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，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揷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了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眼前就有用处了。”众人都笑将起来道：“好算计！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

当夜无词，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，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攢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，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，整办酒席几十桌，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

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“玛”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

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是文若虚不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原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服言动，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眼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齐楚。原来旧规，海舡一到主人家，先领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。主人家手执着一付玳瑁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将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？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，就送在首席。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舡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，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要去的。身边有银子，却到不曾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是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，主人坐在横头。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：“我有猫儿眼多少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有祖母绿多少。”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然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物来的是。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勾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。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